

初苗

華東大學文學系主辦
華東大學文學系叢刊之一

謹以此冊：

獻給每個愛好文學的同學

華東文學會叢刊第一輯

目錄

請你回答你自己

聖火

秋聲

鄉戀

掘就的墳墓

樹

初苗

山居

胡伯母

朝霧

列車

胡山源 (一)

劉有聲 (三)

胡迪君 (二五)

谷風 (三四)

李廉 (三五)

費企菁 (四六)

林笑之 (五四)

裴華 (五六)

張蘭 (六一)

碧浪 (七一)

潘思 (七二)

請你回答你自己

胡山源

就我所教過或往來過的男女青年而論，正有不知多少是有文學興趣的，並且也正有不知多少，能夠寫出很好的文學作品。可是，這些人到現在還保持這個興趣的，爲數已是無幾，而還在寫寫文學作品的，更如鳳毛麟角，寥寥可數。這是爲什麼呢？我有些不懂。當然，這決不是文學本身有什麼缺點，以致別人中道棄牠。這是另有原故的。

照我想，也許不外乎這二個原故：一，認識不清。一般人總以爲文學既是藝術之一，藝術是可以玩玩的，文學也不妨玩玩。既是玩玩，熱情一過，自然棄之如敝屣了。他們根本沒有明白：藝術不單是玩玩的東西，文學更不是玩玩的東西；藝術可以表現人生，文學更可以表現人生；藝術爲人生要件之一，文學更其爲人生要件之一。二，嗜欲太多。所謂嗜欲，大約說來，不外乎這幾項：升官發財，爭權奪勢，聲色犬馬之好，口體之奉。有些人喜歡其一項二項，有些人則喜歡其全部。喜歡了一項二項，就可以將一切正經的爲人之道，丟之腦後，喜歡了全部，那當然沈淪到底，永世不振了。這時，正當的人還不想做，何論乎藝術，更何論乎文學，自然從此絕緣了。

或者有人要說，有些人對於藝術中的文學，並不認識不清，也不嗜欲太多，而終於弄到有始無終的，沒有別的原故，不過是懶惰或懈怠而已。這話，當然也對。但是，我以為，懶惰或懈怠，也只是認識不清之故，因為認識清了，自然會由理智生出熱情，始終幹下去；也只是嗜欲太多之故，因為如果沒有太多的嗜欲，他一定感到寂寞，無聊，而終於回到惟一的嗜欲藝術來；而素來喜歡文學的，也就會回到文學來了。還有些人，以為環境改變，也會影響到藝術或文學的放棄。假如出了學校，服務的場所不宜於藝術或文學，女子嫁了人，要緊作賢妻良母，以致荒疏了藝術或文學，更非爲了認識不清或嗜欲太多。這話當然也對。但我以為如果真心認識清並且沒有其他嗜欲的話，決不會因環境的變遷而改變其素志。

因此，我的確這樣想：那些青年，所以中止其文學興趣和工作的，就只爲了以上二個原故：認識不清與嗜欲太多，否則，我只好說，我真不懂了！

這也不是我的猜測之辭，我也有實際的證明的。反面的證明是我的幾個朋友，他們當初是和我一般從事文學工作的，終於改了行；而正面的證明，就是我自己，我經過了這些年，那些風波，還在弄着這個牢什子。我相信他們和我的差別，就只有在認識和嗜欲上可以找到答案。

現在，我又面對着一羣就將從事文學的青年了，我願以將我以往對於這事的感想寫出來，給大家作一個參攷。不過，同時，我也要問問你們：你們要從事文學，你們認識清了麼？你們有沒有其他的嗜欲？你的文學興趣將維持到多久？你將一直從事文學工作麼？請你回答你自己吧。

聖火

劉有聲

CORNELIA A. P. CONNER 原著

把你的熱情寄託在事業上罷。你記得嗎？你還有別的事情呢。你可高舉你熱情的火炬，把火焰照亮每個學子的心。去傾情地愛那些天真幼稚的孩子，每個將都會感謝你這聖火！

一

「利却，」大約在畢業後的一星期爸爸向我說：「人生的意義在乎『真』。你已經修完了應讀的學程，也可算得這鎮上最幸福的孩子了。同時這也是時候了，去知道你所得到的甚麼。我希望你能把所學到的好好地應用。假如你跟我們到海濱去避暑，那祇不過是三個月的無聊生活，每天駕着游艇或車子兜風而已。再不然，就是擁着一大羣的女孩子打譚。這些對於你又有甚麼意義呢？」

爸爸這些話是很使我不快的。

「現在你既經得到學位，當然應該開始別種工作了。你說你要再獲獎學金的學位，我覺得這和做一個大學教授差不多。雖然這種學位是不需再付任何費用的，但是，假使我給你幾種公債，到將來你也能穩收到相當的利息。我不是固執地要你去掙錢，但我却固執地要你去謀工作。無論在何種事業上，我的兒子應該比任何人都卓絕超越的。你懂我的意思嗎？」

我傲慢地搖着面向窗子的頭，因為我無能向爸爸解釋那驅我冀獲獎學金學位的紛雜思想。我對語言學和古文學有着相當的興趣，所以我全副精神浸浴在荷拉西（Horace）和西塞祿（Cicero）（註一）的文章裏。並且我很知道我的家境有足夠的錢供我讀書，僅把我個人貢獻給人類算是祖上積德嗎？阻止文化再進一步豈不是要妨礙人類的進展？只苦叫我怎樣向爸爸訴說呢？

他注視着我，也好像困難地說不出話，最後他說：「古老的希臘人都知道人類的腦海和心坎間蘊藏着盈滿的熱情。」我睜大眼睛，奇異他從來沒有像今天的熱誠而又激動的態度。『就這工作意義而講，我以爲一個學者和教員都應該知道這是一種很神聖的工作。倘然你不可以爲然，你將永遠墮於黑暗的深淵中。』

他的話鋒停頓了一下，等待我的回答，但是叫我能說甚麼？所以我隨便設了一個遁詞說：「萬一我不照顧你去避暑的話，你勢將需要另外一個人來陪伴或看護你了。」

「這是我的事。」他很失望地說：「你必須去幹你的工作，我已經替你找到了一個職業。如果你不歡喜，以後慢慢地也可另找一處，或者再修你的博士學位也未嘗不可。不過這個暑期，我已決定把你送到喬立暑期學校去教書。你可同麥爾先生住在一處。」

當我還是小孩的時候，在搬到支加哥之前，離這個地方不遠的奧斯凡我們是居住過的。喬立恰位於印第安那的交叉點，離現在的家大約有五里之遙。

「唔，爸爸。」我想把一切錯綜的思想，悵鬱的情緒，都在這二個字裏迸發出來。

他立刻變得很莊嚴似的，活像舞台上的羅馬人一樣。我無可奈何地聳了一聳肩部。

「也好，」我說：「你以後不幸發現我因此而死的話，請你好好地把我放到博物院去！你肯嗎？」

「刊却，」爸爸很正色地說：「上帝希望每個孩子都能服從他的。我不歡喜聽你講這種話。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話，我一半的命運都寄託在這上面。無論怎樣我要你曉悟生命的真諦，但是我不知道怎樣才能使你明瞭。我很失望不能挽回你的偏見。」

我了解他的意思，他的眼眶潤濕了，二顆晶瑩的淚已掛在他的睫角。

「我知道麥爾先生比任何人都適合於教導你。即使說這個暑期一時不能使你得到任何益處，至少是無損的。我望你在暑期裏的工作成績將被人所稱讚，而引以為無上的榮譽。不要忘記我的話。我和你母親雖然在海濱避暑，我想我們傾情的思念是會和喬立的課室在一起的。」

你一定想一個人總樂於接受這神聖工作的。你以為嗎？可是我却感到極度的不快。我覺得爸爸太執拗了。在這炎熱的暑天，難道沒有一件工作比這更適合我嗎？爸爸的固執我總有一天會反抗的，我想總有這麼一天！

這是一個歷來未有的酷熱夏季，尤其在這西部地方。柵裏的家畜都熱得喘着氣，連田野裏的稻都被晒得萎黃了。

麥爾先生是一個很慈祥的獨身漢，住在一宅以磚石砌成的田舍內。室內唯一的壁爐，他常拿以炫示於人前。一個寡居的姊姊，替他料理家務。他有一宅很大的倉庫和一片大農場，所以他是一個很富有的人。在這村莊裏，他是常被人推崇為尊長的人物。從外表看來，他是一個很奇特的人，我不知道把他怎樣形容才適當。他有着尖銳的眼睛。一頭濃厚的髮，已將

近變得花白了。他有很粗獷的特徵。從他的談吐和衣着而論，誰也看不出他是慈祥的人。設或用嚴厲的眼光去估計他，他一定會被以爲是一個並不屬於上等階級的人。不過若把他的俚語改正，再穿上一襲端正的夜禮服，那他就可一變而爲個你從沒有遇見過的可愛的長者。

這裏的課室，也是用磚石砌的，建築在田野後面的一條路上。四周的玻璃窗裝飾得和教堂裏的一樣。門前還種着一排悅人的楊柳。我以爲與其稱它爲一座智慧之宮，還不如稱它是一座教堂來得適當。

校裏有四十多個學生，他們都是頑皮的小獍獍。起初我就覺得很難處置他們。我知道他們那些猴子脾氣很會使人討厭的。但是叫我怎樣去校正他們？我一生就從沒有想過怎樣去教誨一個孩子。最大的一個女孩子總是涎着臉嬉笑着。就是連那最小的孩子也常吐着舌頭裝鬼臉。還好，一羣大的因暑假回去的頑皮孩子還不在內呢！

我不時的思念着家，我的二個姊姊一定很快樂地度她們的暑假了。當我閉上眼睛，我就看到我們的游艇漂在漫無邊際的碧海上，向着雲的盡頭緩進。

在這樣的環抱中，我不知道怎樣來描模我心中的不快思潮。現在拋開這些不說，我應當開始學習了。——但這樣熱的天氣，我委實學不到一些東西。——大半的時間都浸在惡熱難

當的氣候中。

你應該覺得，這樣火傘高張的氣候是很可使人遠避不迭的。我恨牆上糊的花紙，我恨靜靜垂着的窗簾，我恨門上的彈璜。我更恨腳下的地毯和那隻紅木椅子，我更恨這不能安眠的晚上及炎熱而困人的中午。

呵！我告訴你，我真覺得千萬分的懊喪納悶啊！

其實對於那些頑皮的孩子，我並不十分恨。他們常顯出天賦予人類的智慧，他們的智慧有時竟勝我一籌。但是却恨那狹小窒塞的課室，鬧人的蒼蠅終日嗡嗡地羣集在窗扉上，對於這所學校我真恨透了。

我下意識地覺得我是被人虐待着，為什麼父親選擇如此不舒服的工作叫我忍受？又偏偏在這使人難受的夏天！我真覺人生太無意義了，甚至我不知道怎樣去安排我的一切。雖然僅僅三個星期的日子，我好像已經度過一世悠悠的歲月了。並且還要無盡期似地繼續忍受下去。

呵！我真是煩熱得難受，我想每個人都是和我一樣的吧！可是我想這裏的人一定有何妖術來勉強地委屈在這裏，否則，他們怎能安之若素呢？

這種不快的情緒，終於在一個熱而且悶的七月天氣中達到最高頂了。當我很暴躁地在課室後踱着方步的時候。我揮着額上的汗，咬緊牙齒，發誓再不在這裏等上二十四小時。我決定辭去這裏的教職，預備搭火車離開這裏。即使在這三個月裏重選我自己所喜歡的職業，那我一定先選個比較涼爽的地方再說。一個被迫的戰士，總也有他選擇武器的權利吧！

房間裏熱得真不能再忍受一分鐘了，我蹣跚地下樓來，坐在屋沿的階石上。房屋本築在山脚下面，我就面臨着一片廣大的原野。麥爾先生也坐在這裏，凝視着南面的一片白雲出神。那白雲漫無目的地輕移着。因為好久沒下雨了，每個傍晚的天際總滿佈着雲層。

我獨自喃喃咀咒着天氣。

麥爾先生回顧注視着我，但當他覺得去注視一個人這麼久是不合禮的時候，他又倏而把頭轉了過去，其實我早已發覺了。

『不錯，天氣真不好呀！』他說：『這樣悶熱，無論對稻和家畜都是有害的。今晚總該有場大雨才好呢！』

我還是喃喃地向着天空咀咒。

『利却！』麥爾先生突然正色向我說：『我知道使你煩惱的原因，倒不是爲了天氣，十九

該是爲了你的工作罷！因工作不能使你滿意，所以你覺得失望。但是這不是你失望的時候，我不歡喜看見一個青年有這種厭倦工作的樣子，這是不應該的。」

一陣慚愧襲上我的心頭。

「你在這裏教得很久吧？」我訕訕地問。

「是的。因此我有教書的秘訣，也許你還沒有知道。我不知道這些能否幫助你，也許不能適合你，但是……」

我很有禮貌地說：「我很願領教你對於教書的見解。」其實這不是由衷之言。

「你的感想我全知道。」他非常肯定：「你以爲我不知道嗎？你要學生們了解像你所了解一樣。你要他們工作像你所能工作一樣。他們對於你所教誨的都不能領悟，你就很不滿意，是不是？你的感想我全知道。」

我目瞪口呆地注視着他。不過我自己知道所以使我煩惱的原因，還不盡如他所說一樣。

「你腦中所有的印象都該獻示予他們。有一種天賦力量能使你的心血保持在他們的胸懷中，爲了這渺小的機能，上帝曾費了幾多歲月。你應該知道你是在「真理」途上邁進，不必要的煩惱應該摒棄。我想世界上是沒有更强的烈酒的，孩子。你說是嗎？」

我不能佯裝我不知道這些——一切奇特的情感我們都能把牠歸爲「智慧的激動」，但是我從沒有想到我有走向那條路的必要。我的所以要辭去此項工作原也是爲了非本性所悅而已。不知道麥爾先生是被什麼激動而起的，我急於要知道他爲的是什麼？從另一方面說，這總是一件不可湮沒的事實。

有一打以上的問題湧上我的心頭，祇是難以啓口。原因是他好像很不願意洩示他的以往。

「我現在把全部故事告訴你吧。」他似乎鼓着極大的勇氣：「也許你的父親已經講給你聽過了。然而我再覆一遍也無妨。或者這故事與你有些關係，或者沒有。故事是……」

二

「從小我就在這裏長大，當我稍解人事的時候，我就幫着父親耕耘這塊農場。我們是個小康之家，我是父母的獨生子。除我以外，還有個現在替我料理家務的姊姊，和一個名叫茜綏的孤女。我爸爸是這孤女的保護人。你要知道，我爸爸收養她並不是爲了慈善，却是因爲她在我家存有二千元錢。她是一個很美麗可愛的女孩子，有着一雙棕色的秋波和一頭卷曲的青銅色的秀髮。自從她來我家之後，我私底下就負起了照顧她的責任。有時我的姊姊仗着

年長而欺侮她，我總是挺身替她出頭。她是我理想的伴侶，況且她的身世也並不比我壞。但是我是理智極強的人，我始終沒有向她有過求愛的表示。同時我也是個倔強頑皮的孩子，在你課室裏，也許找不出一個能跟我小時的頑皮可比。

【當我開始進學校唸書時，祇覺得這是一件很滑稽的事。除此我不知道進學校爲的是什麼。假使一星期中我祇被先生責罰一次，那已是我的僥倖了。到十六歲那年，對於數學已懂得些皮毛，也能夠讀些和寫些普通文字。只是我的拚法總是最壞的一個。我已經學完自己所需要的。外表上我似乎已學了不少，其實我連什麼東西都沒有懂得。

【有一次校裏來了個新教員，他爲着籌備進大學的學費，所以到這裏來教書，我很歡喜他。至於我爲何歡喜他，連我自己也不知道。起初他教我怎樣去學習，然後他教我怎樣去思考。從此內心的興趣驅使我去研究學問。他並不嚴厲地管束我，他僅僅使我知道應該手腦並用的重要而已。一卷在手，我就廢寢忘食地不肯放下。從早至晚我讀着書，連星期日也不放過。沒有一件事可阻止我讀書。當我悟解了學問的深奧處，我好像找到世界上最偉大的工作一樣。那是多麼快樂的日子啊！】

他嘆了口深長的氣停了，一會兒他又繼續下去，好像重擎起那甜蜜的酒一樣。

『這樣繼續學習了二個年頭。突然一個新的念頭打動了我。還記得這是個春天，我和父親在田間工作着，我說：「爸爸，倘使我能得到一個教書的職業，我想我一定會教得很好的。他根本沒有我能教書的念頭。最後我使他相信我確有做這種神聖職業的熱忱，他才答應我在我家的附近開辦一所學校。』

『我從來沒有遇着這樣艱難的工作。因為離家太近，每個人都知道我是初出茅廬，所以很輕視着我。我可以此刻直講到黃昏，告訴你我怎樣和許多小孩爲伍的故事。我從來沒有強迫地叫學生記文法或數學的公式，這將使他們厭惡學習。我祇使他們怎樣去領悟。以後你能找着許多人都應用這個教法。這能使孩子歡喜書本一若出於本性，正和鴨喜歡水一樣。能用這個原則，一定能得到顯著的效果。』

『但是一種幻想突然襲上我的心頭，這種幻想好像一絲太陽的光芒顯示給我一種新的慾望，我所能知道的還是不夠，我想我還得學習。慾望一天強似一天地在我心中滋長着。我是很適合這樣的，正如一把鑰匙適合一把鎖一樣。祇是我說不出什麼理由叫我這樣做。』

『我把這意思向父親說了，他好像並不注意這些。他在二年前於康納地方買了個倉庫，假使他把這裏的農場賣了，致力於倉庫，一定有很好的進益。那麼他和母親都有個很好的晚

年了。

「我知道姊姊和茜綏將來都要出嫁的。她們同在奧斯凡的學校裏讀了二年書，把自己都看得很高。茜綏這時長得更加美麗了。當你注視着她時，你的呼吸準會急促起來。使人簡直不相信人間有這樣的美人。」

「翌年冬天，我的計劃更成熟了。我計劃再教一年書，然後再進大學。我得到一份省立大學的章程，計劃着怎樣去選課。」

「當時我正反對教希臘文的提案。有一個青年狄克，從約克州住到我們這裏來消磨寒假。他的叔叔是我父親的合夥。他已沒有了父親。我猜想他的母親一定教導無力，他不是一個好青年，一個難以管策的青年。」

「與他住得很近，所以碰面的機會也多了。他常作不速之客跑來訪茜綏，也常常到我校裏來。他的態度很傲慢，然而對我的學校好像感到相當興趣。有一天他帶了幾本希臘文的書本給我看，很驕矜地對我說：「我來介紹給你更有價值的學問罷！」

「我把這些書本看了看說：『多謝你的好意！我雖然讀不出阿拉法（Alpha）到俄美夏（Omega）（註一）但是我有能力很快就背給你聽的。』當晚我從離家七里路的朋友處，借了幾